

重走唐诗路 打造精华地

记者重走“浙东唐诗之路”·桃源篇

■记者 俞帅锋 见习记者 杨赉 / 文
■俞臻 / 摄

历史的遗韵总是充满魅力。即便繁华褪去,依然鲜活如昨。

悠悠唐诗之路文化,多少往事在青山绿水间回荡。秋意渐浓,我们“重走唐诗之路”的第六站,来到世外桃源——桃源古村。

古村深深隐翠微 仙凡离合情意长

新昌



天台

(潘爱怀 摄)



城外:桃源繁华入诗丛

桃源村位于南明街道东南部,处于沃洲、天姥两山之间的天姥山北支余脉,也是陆上唐诗之路的必经地,由刘门山、刘门坞、黄贡坑、桃树坞四个自然村组成。现保留景点有惆怅溪、刘阮阁、迎仙桥、刘阮采药径、仙人洞、石棋坪、古驿道等。

林世堂先生在《新昌诗话》中认为,陶渊明为什么把他的理想世界叫做“桃花源”呢?这可能和新昌流传的一个历史故事有关。

这个故事就是刘阮遇仙故事,最早见于刘义庆《幽明录》,以旧志所载,其地在今桃源村的刘门山。根据史料得知,故事梗概如下:汉明帝永平五年,刘晨、阮肇到刻之天台山(今天姥山一带)采药,迷失在山中,不知所终,饥饿将死,忽然看到远处山上有桃树,就随手摘几个桃子充饥,顿觉精神倍增,复逆溪而上,为溪边二女相邀至家,遂相相爱,复有前来庆贺者。半年后,刘阮思归,二女苦苦相留不得,遂送二人出山。两人出山后,发现山外早已换了人间,亲人故旧难以寻找,家园屋舍不见踪影。四处打听,竟然找到了自己的七世孙。后思仙人,归来寻未果,徘徊惆怅,不得始终。故事发生地就是今天的新昌桃源古村。

千百年来,刘阮遇仙故事,一直在民间传诵。据县委宣传部2018年编著的《天姥山唐诗三百首》,仅唐朝就留下了白居易、齐己、皮日休、元稹等诗人的24篇诗作。此外咏刘阮诗中提到“桃源”、“桃花”的还很多。如唐代的曹唐《刘晨阮肇游天台》的“不知此地归何处,须就桃源问主人”,元稹《刘、阮妻二首》的“千树桃花万年药,不知何事忆人间”……后来清朝的王十朋、阮鄂、齐召南、袁枚等多有相关诗作传世。元曲大家马致远亦著有《刘阮入天台》杂剧。本地域的志书亦不乏记载。

刘阮遇仙的美丽传说,流传极广,也成为东亚各国宝贵的文化财富。如朝鲜文学以之为典故,经久不衰;日本早期典籍《风土记》中的《浦岛子传》采用了刘阮遇仙的叙事结构,成为日本五大神话故事之一浦岛神话的源头。记者了解到,刘阮遇仙故事于2009年、2012年被列为绍兴市、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村中:小桥流水古驿道

一条清澈明快的山溪,蜿蜒曲折、昼夜不息,从刘门山下匆匆流过,给幽深静谧的桃源村,增添了诗意盎然的淙淙水声。这山溪,有着一个令人无限遐想的名字——惆怅涧。千百年来,它与刘阮遇仙的美丽神话紧紧相关,引得多少游人流连忘返。

金秋时节,天朗气清。记者寻访刘阮庙,步行入桃源村,村口多棵大树,已有合抱粗,枝叶苍翠,浓荫匝地。在刘阮阁的庭院中,除古枫树外,更有古樟数棵,一棵独木成林,枝繁叶茂;“夫妻树”连株而生,遮天蔽日,其中一棵根部已有空洞,铭牌显示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。

记者继续往前走,百米碎石路延伸进去,惆怅溪一路水声哗然,如瀑似雪,清音不绝。穿村而过,四面青山,迎面耸立,赫然在目。大约走了20来分钟,便到了迎仙桥。

迎仙桥,为浙闽古干道的名桥。该桥俗称奶婆桥,相传南宋时邑妇用乳汁换来的钱造此桥,故名。明成化十三年(1477)《新昌县志》记载:“迎仙桥,在县南三十里,仙桂乡二十一都。”

该桥为单孔悬链线型石拱桥,东西走向,雄跨于惆怅溪上。相传当时由于刘阮两人怎么找也找不到妻子,就在那溪边踱来又踱去,徘徊不定,后来该溪被称为惆怅溪,溪上的桥叫迎仙桥。

迎仙桥是中国桥梁史上一种独特的古代石拱桥型。这种被称为悬链线型的拱桥,国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发明,并作为世界先进桥梁科技成果,而迎仙桥远早于国外发明就存在,在桥梁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。迎仙桥于1997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

山中:古庙深深隐翠微

桃源村是一坛珍藏新昌千余年的文化陈酒,山水娟秀迷离。随着刘门山顶的云雾袅袅飘起,一幅生活安乐、男耕女织的世外桃源画卷静静地铺开在眼前。

记者沿大山深处行,斜径蜿蜒,约莫步行20分钟,便到达刘门山,匆匆行过一段乡间小道,刘阮庙倏然撞入眼帘,在青松翠竹的掩映下,静立在田野边,恍若世外桃源。

记者走进庙里,正值维修之时。“刘阮庙是刘阮故事的传承基地,也是我县文物保护单位。此次维修是换下腐烂的栓板和破旧的土瓦片,其他保持原样。”刘阮庙负责人陈伯均说。

据了解,此前刘阮庙共翻修两次。上世纪末,由民间集资予以维修,重塑神像,配有楹联;2006年底复有善信孙梅凤、陈伯均、吕叶娥等发心重修刘阮庙,在南明街道和桃源村的支持下,县文管委的指导下,按“修旧如旧”原则,经半载鸠工庀材,刻意经营,扶颓起圯,拆建山门,重塑神像。

漫步青石间。刘阮庙格局完整,保存较好。由前后两进、戏台及左右厢房组成,除大殿为单层,其余均设两层楼房,总面积294平方米,总体泥夯墙体青瓦屋面硬山顶,各单体地面水泥平铺,天井卵石铺砌。山门面阔三间,居中设两扇实门,明间后檐连戏台,左右厢房为后期所建,面阔各六间。前檐檩、撩檐坊、骑马枋均浅雕缠枝花纹,牛腿浮雕古代人物故事。

“戏台建成后,曾两次表演刘阮遇仙故事,吸引了大批村民观看,真是热闹。”正在工地干活的刘大爷说。

庙外的刘阮坛是后人为纪念刘阮所建,传始建于宋,明万历新昌县志有记,传为刘阮与仙女坐憩之处,形体不甚规整。“刘门道是刘郎宅,风物真疑汉代余”一碑豁然在目,为天台学者齐召南乾隆年间秋游“刘门道”的诗句。

记者闲步转过刘阮庙正门方向,一片水田,展现眼前,四无人声,唯稻浪一片。

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,斯人已去,遗风犹存。几十年的风云变幻,一千多年的风霜雨雪,刘阮庙的历史遗韵早已滋润着脚下的数亩水田和青草洼地。